

10

T2527/0202.1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67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540 EAST 57TH STREET
CHICAGO, ILL. 60637

戰國策譚椒卷第九上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燕

東有魚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
代郡鴈門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

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西
而樂浪玄菟亦屬焉○按魚陽今順天府

薊州北平今永平府遼西今永平府遼東
今遼東都司上谷今順天保安府易州代

郡今代州鴈門今山西代州涿郡今順天
府涿州易今保定府易州容城今保定府

縣范陽今順天易州新城今保定府縣故
安今安州易州涑水縣涿縣今涿州良鄉

今順天府縣新昌今保定府新城縣渤海
今滄州樂浪今遼東永平府地亦是玄菟

今遼東
朝鮮

文公

桓公子元年顯
王八年庚申

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

傳亦云正曰奉陽君李

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稱奉陽君不說之語而訛也此策有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即奉陽君不取蘇秦之事也李兌因為蘇秦云云此李兌二字誤羨也大事記以此章備載於蘇秦說燕與趙合從之下又據古史謂肅侯時奉陽君公子成實未亡削去捐館之語愚嘗辯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別為一人奉陽君實李兌非公子成也且此章知決為蘇代者其言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又曰燕亡國之餘此言正之噲之後昭王未破齊之時也文公據全燕之盛何得若此言哉史遷謂世言蘇秦事多異代厲事有類者皆附之秦則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此類也

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

謂以

燕合齊

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

何吾合燕於齊

問何以言然

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

也

言其制燕

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

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

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

燕亡國之餘也

惠公六年大夫誅其姬而惠公奔齊齊晉入之至而卒正曰史

年表燕惠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

恐出奔齊此事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

八年蘇秦說燕之歲為二百有五年不應遠舉
此事此必齊破燕昭王既立之時也以此言知
非蘇秦約從時其以權立權謂外以重外以事

田汝成曰以蘇秦之智又何必資於李兌也

貴

並謂齊趙正曰以權立者謂燕破亡之餘太子平以權宜立其勢微弱必重外以事貴外

與貴謂他國齊趙之屬也

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

取言與之交

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

齊不善燕子蘇子在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燕

合趙而外已齊疑燕燕亦不能信齊矣

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

正宣

曰疑蘇秦則君多資

疑其合燕於趙

奉陽君曰善乃使

使與蘇秦結交

正曰此策非文公時

蘇秦將為從

此二十年

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

鮮

屬樂浪補曰朝鮮箕子所封今高麗國索隱云音潮仙

遼東

并州

北有

林胡樓煩

補曰見趙策

西有雲中九原

屬五原補曰正義云雲中

歲六世而下

田藝蘅曰碣石鴈門不得在南碣石東鴈門北也楊慎曰說燕王自至天府者也誇言燕地廣兵衆富饒也次言燕不被兵者以趙蔽其南也秦不能踰趙而攻燕而趙則能攻之意謂無趙以蔽之則燕被秦兵矣此只是唇亡齒寒之喻但

郡城在林榆縣東北九原郡城

南有呼沱易水

出涿故安補曰呼沱見前正義云易水源出易縣西谷中之東東南流與滹沱河合水經易水

出涿郡故安縣良鄉西山大事記引此二條

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

萬車七百萬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

門之饒

并州郡補曰正義云碣石山在平

北有

棗粟之利民雖不田作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

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

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

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救於其南也秦趙五

詞氣激昂竦動
人主之聽耳
馮觀曰趙為之
敵此燕當得趙
也趙難燕易此
燕當得趙也說
得要領故文侯
首肯之

許應元曰秦不
能害燕則燕正
宜自固山東諸
侯方有秦患趙
必不敢輕以數
十萬衆而謀燕
蘇秦欲恐動文
侯故設此難以
兼其間

田汝成曰東垣
當是長垣之地

張泚曰山東之
國莫強於趙而
燕與之隣是燕
之所最患者故
秦特舉以為說
茅坤曰燕所畏
者趙故親趙以
擯秦

唐順之曰趙不
得燕之從亦畏
燕之議其後

歸有光曰噲子
之策赤足自全
然於計畫未失
也末年棟授何
其謬歟豈耄及
之耶

戰補曰設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救而王以

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

攻燕也喻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彌猶

猶繫正曰踵足後也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

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

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

垣矣垣謂城正曰正義云東垣趙之東度呼沱

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

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

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

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

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

補曰一本齊趙強國補曰一本今主君幸教詔

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

帛以至趙傳在說諸

權之難與齊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文公孫

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

吾救不得不事燕齊合則趙輕雖文公曰善令

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齊策此後

言及魏冉知為文公未年補曰大事記從鮑說

易王文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七年巳丑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二十年正

日史二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

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

而乎補曰索隱曰當時慶弔應有其辭史不錄耳齊王按戈而却曰

却秦使退此一何慶乎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

以不食烏喙者木草烏頭一名天雄以為雖偷充腹而與

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

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

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言秦兵為天下精此食烏

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

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

而名益尊齊桓公也好內而霸正曰齊伐宋章蘇代曰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

因敗而成功齊人紫敗素也而價十倍正義引

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

不得一紫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按二章

利所謂名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鄭許之平晉救

田汝成曰憑口惑人曾無定見不知何以尚之

童份曰方說六國實秦矣此即以秦懷齊其反覆不旋踵如此使齊人詰之何以施面白哉六國為說士所愚往往如此表緯曰即以齊事喻齊使人易解易悟

張洲曰齊取燕地則秦執之以為齊罪矣歸燕地與否秦不以為德也
張洲曰始以禍懼之既以利誘之戰國之士往往以此術弄庸生而盜世資

之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彘子以備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戰于邲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于鄆陵楚敗績此皆

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

後頓首塗中

塗泥也自卑之甚

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

田藝衡曰真反覆不信人也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

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

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

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初見身無咫尺之功而

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

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

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

田汝成曰後蘇代亦云此句

唐順之曰凡十信字

張洲曰孝如曾參可移孝為忠無如伯夷正一心事主與其反覆不常寧信尾生哉此秦說之不足訓也

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補曰姚本作不可乎燕王曰可

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

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

夷不取素飧詩註素空也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

竹之君爾雅孤竹四荒中北國漢屬遼西今支餓而死於首陽之

山伯夷傳註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

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

待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

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補曰燕秦秦字疑衍且夫信行者

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覆猶其名

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

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

營丘即北海營陵太公所封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

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

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

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

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

歸有光曰儀秦二子皆反覆小人然以儀校秦秦為差勝以其說猶近事也獨此說特義傷道以修行為自覆以孝廉為無用傾壞心術莫此為甚

田汝成曰此喻尤警人

劉知幾曰蘇秦答易王稱婦將殺夫令妾進藥

酒妾佯僵而覆之又其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

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

分我餘光無損于明此並戰國

之時游說之士寓言說理以相

比興及劉向著書乃用蘇氏之

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何其妄哉

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隣家有遠為吏者其

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

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

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

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

之笞擊也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

補曰陽僵覆酒事亦見列女傳云周室大夫妻○一本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云云忠至

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

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

義益國亢高極也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

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

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秦傳有而畧補曰此與後章蘇代謂燕昭王章同惟中一段

彼言燕欲伐齊事為異記者或有差互不可考也人言秦不信故秦言已之不信乃足下之福

如尾生亦無益謂守行義不成功名者之不足貴也又曰僕所謂以忠信得罪則又以信自待

公為反覆以誑時君而莫有詰之者也

王噲易王子元年慎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

許應元曰忠信獲罪自古有之君子不以主闇易心不以時危改行其素所蓄積也且覆卮之妾寧當以獲答忌棄酒哉

田汝成曰凡十
一聞字皆託於
成說若不出自
已意者
陸深曰趙王惡
秦陽之專權故
蘇秦初說而短
之與之權在于
大臣故代初說
而即游揚其群
臣下更此皆揣
摩之術也

唐順之曰燕楚
南北相距不相
警援代說謬矣

東周之鄙人也臣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
竊釋鋤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
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
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王曰
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
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
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讐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
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
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

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

言雖知其讎以其強故奉之不敢伐

曰夫

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

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

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

因喪見伐之怨身

自削甲札

札牒也甲之革緣如之正曰札木簡牒之簿者甲用革為之左成十六年

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

妻自組甲緝緝綿

馬注言能陷堅札側滑反之為組以穿札正曰景帝詔纂組註組今綬紛

也緝悲萌反鮑因莊子泝泝統曰有大數矣補

與下身自削甲札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

吳寬曰齊趙皆燕比隣趙邊秦而多故齊遠秦而無事故趙常自贍而齊數謀燕

董份曰轉王重一語尤精采

解縉曰以久困之齊猶能覆燕舉宋包十二諸候見齊之強足以制燕

臣原曰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此必然之明效有國者所宜深慮

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自即位至是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補曰司馬貞云年長也或謂齊強故稱長主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正南攻楚五年穡積散

穡音亦積音積西困秦三年為秦所困正民憔悴士罷敝

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史並而又以其

餘兵南面西舉補曰姚五千乘之勁宋舉宋在齊閔二

十八年燕昭王二十六年此時未舉也而下十

一章亦言齊以宋地封涇陽蓋宋策齊宣也所

拔五城正曰此言舉五千乘之宋非僅得其城

邑而已蓋在滅宋之後明矣下章包十二諸侯

即史所謂泗上諸侯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

欲得也得其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此必然之明效有國者所宜深慮

足以為塞補曰清濟以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

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

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

者養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補

濟西濟州以西也河北謂滄傳今濟西河北盡

以後矣封內救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

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毋弟以為質寶珠

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

則前言舉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補補曰一本有

歸有光曰夫差以不好計而亡吳宰嚭以貪財而悞國前事不亡後事之師也長國家者鑒諸

田藝蘅曰二句千古名言

歐大任曰所謂天授名言

子字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寇猶亂外敵不

可拒言不能制內則王自治其外謂謀臣自救

其內謂亂於內補曰為此乃亡之之勢也彪謂

之舉實自代發之正曰大事記云戰國策載蘇代說燕之辭誤以為噲使噲能有志如是豈至

覆國乎論其世考其事皆說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

有賣駿馬者比三旦比猶立市人莫之知往見

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

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顧反視補曰還臣

丘鑿曰羈旅之
工疎遠之臣內
無與援而欲託
迹於人鮮不比
三且而市人不
顧矣

請獻一朝之費

元作賈

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

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

馬自

也喻莫為臣先後者

為之助也

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

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

自喻為馬則此

所獻馬之食也正曰

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

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

代傳說王曾已

乃使一子質齊正曰鮑因此指為王曾事然史云一子質齊而此云燕王之弟則不合矣其時

未可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

張洲曰為質不足以為功而不質則于燕實有害陳翠之言於燕忠矣於公子則必利也何也

者受其害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有味哉其言也惜翠不知此而假詞于公子終身計誘婦人之聽陋矣

李元齡曰與左師觸龍之言大畧同格

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

志焉

以殺辱之為快

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

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

也

懼少肉

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懼

者

補曰姚本無者字

懼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

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

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

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齊地百里以為人之

終也

嫁則女之事畢矣封亦公子之終也

今王顯封公子百官持

職持猶守也封無功者爭之端也群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

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補曰

一本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姚同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

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

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

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終身

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

乘車制衣為行具補曰此與觸龍言諫趙威后同戰國所載事多如此然觸龍言

言尤婉切所以人多稱之

田汝成曰事強終是朝秦之事

或獻書燕王燕補曰一本無此燕字姚同王而不能自恃弱國

必得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

萬世之善計也補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

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為無如之何

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

不比不行謂之鱒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

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一山

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

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

田藝衡曰再喻車

田藝衡曰三喻
越人由物及人
田小及大故曰
三物

陸深曰山東相
合數句疑有缺
誤

弱蓋韓魏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

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

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通同舟而凌波至其

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

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

人矣三物者物猶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補曰一本

王上有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

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補卑名之

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惟不之卒者之猶其

同補曰疑當以三者字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

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

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

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補曰一本必物

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

故趙亡之正曰秦非助中山者補曰一本之伐

作久伐下句同姚並同○按趙策蘇厲曰楚人

父伐而中山亡魏策曰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

魏伐楚而趙亡中山大事記謂楚與魏連兵中

山失助而亡史稱王父與齊燕共滅中山則齊

世家差一年且趙之有事中山久矣自武靈十

九年胡服以來攻城畧地無歲無之何至此而始合齊燕滅之邪而秦韓齊魏伐楚敗唐昧重立當武靈二十五年是年趙年表書攻中山通鑑綱目書中山君奔齊齊策稱中山君臣於齊蓋四國伐楚而趙不與趙得以攻中山而亡之其君遂出奔也史所載與策合者莫明於此中山君且奔齊則與齊共滅之言未可據秦韓齊魏共伐楚則所謂楚魏連兵非此年齊策曰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則史記之言有誤大事記或未察也今燕策又謂秦伐韓故中山亡則韓亦助中山者是年秦伐韓取穰豈其事歟愚嘗因此策與齊策陳軫合三晉事同而辨中山非至惠文三年始亡特遷其今秦之伐楚燕必亡王爾以此數策觀之尤信

趙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

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

兵南合三晉也

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彪謂此三物喻從之精者也故雖子噲

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正曰此章當是昭王時說見齊策秦伐魏章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

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

閔元作宣下並同正曰通鑑大事記赧王二年齊湣王元年齊伐燕子之子噲死在赧王元年

年正宣王時事策與孟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

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

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王何如對曰

楊慎曰自古亡國之君如二世任趙高指鹿為馬昏甚矣然胡亥好淫酒居中樂佚而忘于國事耳非知國亡而故為之也子噲之為君史不著其惡德但因說客一言而遂慕讓國至收印蓋屬惟恐子之不得為君而已甘心北面惟恐失國之不早此

亦古今奇事也
田汝成口數結
與後同

司馬光曰堯舜
之聖非以其能
輕天下也乃以
其能全天下也
夫唯重天下故
必得聖人然後
授之禹之傳於
子非私之也苟
天下無聖人以
授之則非子莫
之傳矣夫父之
傳子非至禹而
後有之也蓋自

生民以來有國
家者莫不然矣
燕噲徒知慕堯
舜之名不知慕
堯舜之實誅于
奸言以陷于死
亡為天下笑豈
不悲哉孟子曰
以天下與人易
為天下得人難
豈非以燕噲而
知之耶
張洲曰堯倦勤
而舜攝天子事
堯未嘗去天位
也堯崩而四海
歸舜舜乃踐天
子位耳噲老不
聽政而顧為臣
則當時真有謂
堯率諸侯北面
而朝之事矣非
獨齊人有是言

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
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
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

補曰徐廣云一作厝毛其陵縣本名厝音謂燕
昔索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厝韓子作潘壽

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
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
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
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

屬猶付與

子之大重
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

以啓臣為益吏

及老而以

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

補曰姚本支黨

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

補曰一本

無也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

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

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

補曰大事記以石計祿始見于

此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

以老日休

不聽政顧為

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

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

見離婁下正曰

何以此人謂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

尹起華曰噲言以國讓之臣非子之之篡也然子之乘燕噲之愚設謀游說處非其據卒之君臣俱不能免均為妄人也已書之於策足為千古笑耳

田藝衡曰將軍市被既初謀攻子之又云及百姓反攻太子又死以殉國何舛也田汝成曰孟子之言僅一見於此按索隱曰謂如武王成文王之業伐紂之時然此語

語與孟子不同倫文叙曰孟軻勸齊伐燕事孟子及史俱不見獨見沈同之問而此策謂伐燕文武之時不可失似為勸之孟子一書為門人所成或抹撥之未可必第以溘王之昏德而動之此文武之事似非孟子之言也

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

公飭君臣之義飭戒也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

小不足先後補曰正義云雖然則唯太子所以

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

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

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

怨元作恐補曰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王曰今

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補曰此當時所謂

也使無孟子之書則人將此言之信乎要知聖賢決無是事也推此則凡後世之誣罔聖賢而

無徵者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即大邑補曰

即齊也臨淄以因北地之眾齊之北以伐燕士

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二年而燕人立太元作子平是為燕昭王記三

彪謂王噲七國之愚主也惑蘇代之淺說貪堯

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國破益無足筭齊閔

所以請請太子者近於興滅繼絕矣而天下不以

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

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遠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淄之敗也正曰大事記云子噲安知所謂堯舜者哉彼子之之徒惜是名以篡國子噲特為說客所愚耳方子之未得國也則說以堯讓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噲於是乎以燕讓及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

以禹不如堯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已而攻益奪其國噲於是乎收三百石吏以上而効之其愚至此尚足論乎後世因此遂有不可慕虛名受實禍之論是論肆行則利祿之外無非虛名妨吾利祿者無非實禍人紀滅矣此君子之所懼也欲不惑者其唯知實理乎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閱齊王怨

蘇秦秦為燕謀齊故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

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

代侍元作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

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

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

田藝蘅曰重前語

林夢鶴曰終字及後之事田汝成曰何不執而殺之

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

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

謂魏王哀正曰襄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

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

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疑其

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

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

疑其合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伐齊之形

成矣時齊魏相惡故云於是出蘇代代補補曰史復有代字之宋

宋善待之

補曰此策自蘇代過魏以下又見魏策疑自為一章而復出姚本別提行

昭王

喻子補曰名平元年報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

補曰儀說在昭元年

大王

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

元作王襄子也正曰魏策稱襄子謂襄王即此

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

注之塞

補曰勾注見趙策

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

補曰索隱云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科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按韻書斗科音同

索隱皆云斗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

曰即酒酣樂進熱歎

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

酣樂進取熱歎厨人進斟羨

斟注也補口即酒斟樂中讀進熱歎

句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歎句正曰索隱云熱而歎之是羨也斟謂羨汁故名汁曰斟

因反

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

塗猶汚補曰一本反斗而擊之代王

腦塗地正義云反斗倒柄擊也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

笄笄也

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

補曰正義云摩笄山在蔚

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事亦見趙世家大事記元王元年晉趙無恤滅代解題代北狄之

別也其國在今蔚州史記誤以簡子卒在貞定王十一年十二年滅代今從外紀古文又云襄

子夏屋之後見史記行如虎狼蓋生於兼并無親之國而承簡子貪暴之規遂以為臨大利決

大計非用乍夫趙王之狼戾無親

如狼大王

厲順之曰此舉趙之狼戾無親以恐動燕王

楊慎曰說燕王則直言趙之不足親信而不事秦之足以亡國事秦有援而無齊趙之患大抵雖反蘇秦之說而趙為燕之南敵者卒不能破也六國之君皆怵其言而聽之燕王曰寡人棄夷僻處雖大男子才如嬰兒嗟乎齊楚韓魏趙之君嬰兒哉不獨燕王也不然何為為張儀屢哄而愚弄也

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
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趙燕記皆不書大王割十城

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澠池補曰一本今趙王姚同効河

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補曰一本此句無今字姚同秦下

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

有也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亦距燕云正曰且易水見前章正義云長城在易州界

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

今大王事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

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

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

裁如嬰兒補曰裁史註音在僅也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

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

秦獻常山之尾補曰尾猶末也恒山之東五城傳有在楚韓齊趙後彪謂

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且人之性稟有父子不相肖者自襄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

以其狼戾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卑甚蓋拊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

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為早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

云者固昭王之所唾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哀正

張居正曰六國
休於秦威而聽
張儀皆嬰兒哉
不獨燕王也
田蕤蘅曰秦真
以六國為嬰兒

穆孔暉曰苟欲見客遂不畏誣聖人傾訖之習如此

場一奇曰昭于札賢亦有激而然也不得不然也雖然猶愈于不能然者

田汝成曰此處尚稱先生年必尊者
田藝衡曰四句名言妙
張居正曰詘指作屈已

陸深曰隗之所陳說美矣但其所論致士之道為出于有意而非秉彙好德之良也然區區狗報怨之為亦不類三代之事

曰無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

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

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客即事苟可聽雖盡寶

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補曰西周等策有宮

遣之彪謂是客也以隣國為壑者也魏王說因見燕客而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

將補曰一本此報讎故往見郭隗補曰五先生

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補

王之耻孤之願也記有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

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

與臣處亡國與後處後僕拙指而事之屈枉也

也猶言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

折節先彼而趨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

已者至補曰一本人趨馮几據杖馮據眄視指

使則厠補曰音斯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眄仰目正

疾也後荀彧傳註暴怒眄响藉叱咄响阿藉踐也

貌睢香萃反唐史音錐當從足集韻

戰國策卷九

戰國策卷九

邵寶曰隗賢歟
札之誠是也使
其未賢能無累
于明哉且後隗
而至者札之能
如隗乎不能如
隗是廣其途而
自塞之也聲之
動物尚矣以虛
鼓馬者未有能
得實應者也其
固哉

楊一奇曰士可
求也不可致也
從隗始以致士
故趨燕者皆可
致之士如樂毅
等輩也至于當
時命世亞聖之
才如軻者亦士
也能致之趨燕
否耶為隗者勸
君求得斯人而
委用之則地方
百里而可以王
矣又奚下齊七
十餘城如毅之
足云

按綱目斷曰
燕君日夜謀
齊之心無頃
刻置殆與勾
踐謀吳同軌
轍

咄呵也正曰咄呼俱呼其二反咄都活反下言
叱咄上有咄字為復咄藉義亦不類當是咄藉
見韓策釋為跳躍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
此謂踉蹌跳藉也

致士之法也

服猶事事
有道者

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

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

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

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

不能得消人

謂者也正曰楚世家消人見國語
帝昭云今之中消漢書顏注中消

官名居中而消潔也如淳
云主通書謂出入命也言於君曰請求之君

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

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

五百金消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

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

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

記無

今王誠欲致士先

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

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

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乎死問生

與百姓同其其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

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

揚一奇曰昔齊
伐燕取之今燕
復之私情非吊
伐之公義也
諸燮曰報怨之
師可也取寶罷
過矣燒宮室宗
廟抑又甚焉仁
義之師不見矣

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
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

下者唯獨莒卽墨

記同彪謂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為國雪耻君臣問對

無他言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競惟人之誼也欲無興與得乎哉臣後之對天下之格言市馬之喻萬世之美譚太史公獨何為削之亦異於孔氏刪修之法矣正曰立國用賢固三代之道未可卽以為三代之人太史公固為踈畧然孔氏刪修之法則不係此補曰大事記解題引國策說苑云云今按說苑文小異鴉冠子傳選篇亦用隗言此則柳宗元所謂偽書取以充入者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

趙之衆猶鞭笞也

御諸國如馬

使齊北面伐燕卽

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

密遣使者

散游士頓齊

兵

頓勞救

救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

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

說奉蘇子車十五乘

補曰姚本五十乘是

南使於齊謂齊

王

閔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

衆猶鞭笞也臣聞當世之舉王

興起之王補曰舉字恐因下誤

必誅暴正亂舉無道

五旬舉

攻不義今宋王

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匱

屏廁也當作屏匱路

廁補曰周禮宮人爲井區注井漏井所以受水潦鄭司農云區路廁也鑄諸侯之象即後章秦王所謂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

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補曰太事記云齊之

伐宋也蘇代實啓之引且夫宋中國高腴之地策曰今宋王無道云云

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者處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

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

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

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

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

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彪謂聽言亦難矣蘇子所以告

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

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

而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釁而後

可以乘入之釁正曰宋固可伐矣齊之伐宋猶

孟子所謂以燕伐燕不行仁政動天下之兵者

也蘇代曰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

則利此豈天下之正誼哉

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夫

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名卑而

權輕奉元作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

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淺補曰此已申淮北明矣下文又曰必反宋地

戰國策卷九

田汝成曰此與後策終爲一名字然而實則利也

李夢陽曰散齊以逞此游談之常策至謂因其強而強之因其廣而廣之於策無當

田藝衡曰五名字自作及眼目

而歸楚之淮北肥亦大也肥大齊肥亦大也雖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

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

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

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

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

負猶荷也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國也

又加淮北則萬乘而強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北國也

正曰索隱云北夷謂山北狄附齊者正義云齊桓公伐山戎方七百里加之

以魯衛言齊因舉宋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

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

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

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

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勾

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

福因敗而成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

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

於周室背秦而從使齊王盟補曰一本使使明於盡焚天下之秦符

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

善曰齊紫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敗為功之意非言齊國困弊也柯維騏曰敗素雖無用而齊人紫以售重價智者舉事轉敗為功正類此也

陸深曰為燕謀而弄齊秦于股下下第一舌也

待破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患正曰姚本長賓之秦史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史文為是按魏策秦王昭

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

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割以然與國然而王

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

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

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

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

君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為

唐順之曰六國唯燕最弱即令少得志豈敢與齊秦並帝哉此所謂空言無施者

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

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

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

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

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

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

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敕躡革履也當作躡正日躡所綺反說文

無履也徐云謂足根不正納履也今王之不收

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

張居正曰伐作危

是國伐也

秦受齊伐

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

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

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

說也必如刺心

言其切已正然曰心痛如刺

然

補曰然字句可

則王何

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取秦

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

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

資秦合從

子

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

莫可乃召蘇氏

王曾策言魏出之之宋宋善待之今在宋也正曰按此策文蓋

陸彜曰蘇代一言燕國以斬昭王誅於名高之誘乃反蘇氏而善之可謂一仇

齊已滅宋取楚淮北之後勸之尊齊擯秦而說

秦已伐齊非將伐宋時事也策云蘇代過魏魏

為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史遂以此策首語接其下且史紀代事前後固

多誤如舉五千乘云云以為說子噲之類代為

燕間齊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滅

時代已至燕豈至此時尚留宋而為之復善待

說燕哉此策不能無舛而史尤失之也

復善待

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

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鮒

衛卿兼此三行以

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

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

許應元曰凡也
數言傷敗彞倫
不可以訓又撥
拾其兄之餘餒
以欺世主可厭
可厭

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
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
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鮒則不過不竊人
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
達不苟取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
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
完又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
管丘楚不出疏章地三王代立五伯改政皆以
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

張洲曰燕家小
弱自春秋時尚
不得與中國會
盟何能攻得周
之上地蓋言周
以上地與燕其
後削弱失去之
耳苟為無失此
地則漸可強大
以朝諸侯也
唐順之曰兵志
曰知彼知己百
戰百勝不自量
其弱強而謀人
者鮮不覆矣

籠籠竹何為煩大王之廷邪煩澆昔者楚取章武
屬渤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

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上地燕

正曰此句未詳恐註非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同軌

與朝秦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

揆其兵之強弱揆度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

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

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

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

戟砥劔

矜矛柄戟蓋為矜施戟砥柔石所以礪也

登丘東嚮而歎是

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

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

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

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

為燕間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

補曰與平聲姚本下復有

則何字 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

負言背倚床立

未能行也

不得

此屬皆不得不處與車

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

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

田汝成曰即前策不信人忠信等字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

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

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

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

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

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

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

殺吾主

補補曰此宜有主字

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

田藝衡曰亦前蘇秦之言

之躡踰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

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

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

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

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眾人

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

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補

此策說見

前蘇秦章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沈州謂欺曰訑

補曰訑徒案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

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

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

銜救而不售救猶敗無成事也順而無敗售而不救者

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

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彪謂訑亦吾所惡而實不

可廢古者使功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處

已則否正曰利誕謾之人以為用此不正之論

也使過之道不類使愚使貪使勇亦謂御得其道耳非此之謂也

蘇代謂元作奉陽君此亦其後襲稱說燕於趙

唐順之曰自銜自媒士如醜行忠信廉潔莫如孔子魯人用之三月大治奚以訑者言也吳鮑之說均非使愚使貪雖在御得其道然用人之道也或不得已而行之交戟之中耳

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人惡趙令齊絕於

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

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

閔召蜀子齊將正使不伐宋者補蘇子也使齊

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遁逃去也言避秦兵取

下文所云是以為不若逃而去之以韓蘇子也

魏循自齊而為之取秦深結趙以動之

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

請齊告子名不害代請之使為已請齊正日無

據妄引韓為謂代舉或人告奉陽君之言

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果者必

請者或人之請為趙言於齊也

如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不聽則然正日謂告

是將守子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人所告奉陽

以甲臣故知入齊之

惡燕王善待必患之故代告王

有趙累也言趙出為之以成所欲出者奮不顧

累而奮為之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

齊趙絕可大紛已紛亂持臣非張孟談也持猶

陸深曰與一作

陸深曰遁取陰取也與下文無涉

勻者虞欲反隸始加點以別字新序有公命說

玉冊史公玉帶此公玉姓也此疑有缺誤

奉陽名補曰說即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

先之訛說見趙策元作類此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元作

不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公玉父

無考鮑因下言有甚於其父遂云爾按趙策正名正曰

欲攻宋章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恐即此人

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讐見之

如元作無厲補曰無今賢之兩之兩謂封與相

以代為賢兩之正曰賢之謂已矣吾無齊矣並述奉奉陽君

謂與之並處陽之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

之怒甚矣此代君也待之為因是而倍之音背言燕宜然正不

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

齊趙之合苟可循也循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代

以二國之合必不順燕今乃合而順之故有死本

逃之罪正曰言二國之合必害於燕苟順而無代

害國之利也故已之音背言燕宜然正逃不足以為臣耻為諸侯不

足以為臣榮被髮自縊為厲不足以為臣辱補

厲史音賴見秦策死不足以為臣患及然而臣日

陸深曰倍燕因齊不信趙與奉陽君遂倍齊若可循也句疑有訛語皆不通或可上當有不字方接得下文或可即不字詭代意謂使代死而齊趙不相順可也便齊趙以交之分為出於代惡之而復相順此代所以為患而未死也

相効交後人見其不是臣之患也患其後時若臣死

而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

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

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

人之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補曰一本不若

逃而去之詐以罪臣以韓魏循自齊言逃燕則

行至而為之取秦言勁齊以怒趙深結趙以勤之此勁

趙齊也結亦以韓魏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

為之不補累燕正曰臣雖為之累燕下文引奉

陸深曰代既不死而為逃又謂韓魏之順皆由於齊于是取秦而深結以勤之則三國不順而近於相攻雖為之逃也

不累燕奉陽君告朱謹曰亦代蘇子怒於燕王之

不以吾故以用也吾弗子相子謂謹正又不子

卿也補曰一本不子相又不子殆無燕矣其疑

至於此謂其怒燕者疑也故臣雖為之不累燕

疑代怒燕故代雖為燕又不欲王欲猶須也言

紛二二國二國不怨燕也伊尹再逃桀而之湯補曰一本此句上有再

須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

而之吳果與栢元作伯正曰古字通古今舉之

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

陸深曰疑代無燕也不欲王不欲燕用代也

陸深曰伊尹而下終上文逃之策且舉而下再申所以逃之善反覆言死言逃王於紛齊益齊得趙猶不紛故紛齊在於絕趙于齊此伐之不言也然游詞甚

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

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

所云張儀逃於楚儀傳不書正曰即白圭逃於秦詳未

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毅同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

攻關而出外孫之難詳未薛公釋載不乘車也逃出於

關齊縉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囚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馳去變姓名出閔三晉稱

以為好補補曰士上士好客自喜故舉大事逃

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

敗之補曰此策文多未詳註多未安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

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

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

有時復合預言不勝與齊合補且以因子而事

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

收之之志若此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志彪謂此

少年狡獪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聊為之此其所以不王也補曰當此以下紀述者之辭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

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補曰音的子也

歸有光曰燕之謀復齊非一日矣豈以一不勝更圖復合哉昭望為此言以杜齊客之爭耳

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

幣薄燕因合於魏魏補補曰姚本有此字得燕元作趙正曰魏曰得

趙燕因合於魏而得趙也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魏伐齊敗之燕獨入臨

淄此二

燕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元作聞間猶項也正曰間

去聲致隙曰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

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疑兵也實合魏

而陽攻以疑齊正曰晉地名下文云晉下可見令人代令謂閔王曰燕

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振舉也蓋欲復王噲所失燕兵

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

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

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

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

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

足以當之王其改舉別用他將王使臣也是敗王之

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救也王曰

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

田汝成曰不知當時齊國諸臣何在而任蘇代之弄嬰王也恐無是事

許應元曰閔王蓋孱王也老成故舊無可倚者矣

晉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

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

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

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

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也趙悼襄九年攻燕取

狸陽城正曰據此策則燕取

之於齊者也大事記引正義云燕無狸陽疑字

誤當作漁陽按此文兩云陽城反狸則正義說

亦未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

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

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

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

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

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

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彪謂蘇代

皆嘗隙而復善之情禮均也而獨為燕圖齊之

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糜爛人之民人以行其

說而奉其所賢仁者不為也獨不念嘗委質於

齊乎補曰蘇代傾詐不義一至於此其罪浮於
張儀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
口事言人故獻御書而行獻侍御曰臣貴於齊

何景明曰以閔王之昏庸而當蘇代之險詐齊其得全乎况又以昭王之堅忍樂毅之善師耶

張居正曰為人
間者均有此六
患

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

臣望猶齊有不善謂惡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

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質元作

臣質猶臣之所重處重留元作卯正曰一本卯

當平聲重卯猶言累卯謂也重猶難也留謂王

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

眉也言無可疑補曰列眉未詳一本猶刻刻者

也刻刻者斬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

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以猶與

之言曰王與去燕之齊可也期元作於成事而

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正及五年齊數出

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與齊謀趙

則與趙謀齊燕與齊謀趙實欲離齊於趙代因

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虛言不設備行其兵

以他國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三人讒且

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且辭也犬馬言已賤

謀補曰一本犬馬賤姚今王又使慶燕臣今臣

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補曰

王世貞曰為人
臣者不患人之
讒而患已忠信
之不立以蘇代
之傾險其能免
人之讒耶

何洛文曰以即
別也

王苟欲用之無中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驛臣
間五字文義為勝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驛臣
驛釋同見鄒忌說琴補曰魏世家如耳云專元
以秦驛衛張儀傳驛之索隱云古釋字

郭任所善則臣請歸驛事臣苟得見則盈願謂

為人間者均有此六患非燕昭之明代其危哉
功成矣猶不能為此尾况他人乎代之謀齊亦
異乎豫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補曰此策蓋代
在齊而或有疑之於王者故代以書自白文多
未詳燕昭即位志復齊讐非一日矣樂毅以趙
亂遣衛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
以破齊方其患齊之強志未逞也蘇代之徒為
之間齊離趙之交激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
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
也蓋毅之為燕約結信義服人卒用此以勝何
假乎代之為哉代之傾詐反覆效用於燕
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倚以成功也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曰楚得

枳屬巴而國亡皆魏失地秦昭此七齊得宋而

國亡即此二十八年入臨淄齊楚不得以有枳

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

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

正告天下告楚曰補曰姚本秦之行暴蜀地之

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補乘夏水江夏

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正曰索隱云夏

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下文乘夏水兩出
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

陸深曰言秦之
情獨此無游詞
茅坤曰蘇代說
燕大略祖兄秦
以破六國之事
秦人而其議論
不逮秦遠矣

馬觀曰行暴二
序一篇關鍵

董份曰此篇曲
盡秦之強詐反
復

巴乘夏水下漢

補曰一本而下姚同

四日而至五渚

史註在洞

庭正曰今詳本文下漢而至五渚則五渚乃漢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其地也

寡人

積甲宛東下隨

屬南陽

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

寡人如射隼矣

隼祝鳩喻易也正曰射隼見易解卦正義云隼今之鵂也

王

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

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

韓地范雎傳伐

韓少曲補曰本文少曲高平正義云相近高平在懷州河陽縣西北

一日而斷太

行補曰正義云太行山羊腸坂道此過韓上黨也

我起乎宜陽而觸平

陽補曰宜陽見前平陽即近武遂韓墳墓所在者

二日而莫不盡繇我

董份曰盡繇言韓徵民繇後為世國騷動之意

董份曰盡繇言韓徵民繇後為世國騷動之意

由同正曰索隱云繇搖搖動也我屬下句

離两周而觸鄭五日而

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

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

不通此四處正曰安邑女戟見前太原在河東

時屬趙卷見魏策正義云卷猶斷絕軌免反太原當為太行益曰秦舉魏之安邑塞魏之女戟

則韓氏太行斷絕也按趙策秦舉安邑而下軼塞女戟韓氏太原絕正義以卷為絕據此

元作道道南陽封冀

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氏有冀亭註引此補曰南

陽即修武封封陵杜預云在蒲州

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

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榮口

榮澤之口補曰索隱云榮澤口與今汴河

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公孫無忌亦云然大事記灌大梁之策戰國以來人皆知之秦卒用

陸深曰封當如封函谷之封

策此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

口徐註紀年日教魏無虛頓丘補曰大事記云水經註河水舊

在白馬縣南決通齊陽黃溝白馬本衛之曹邑今滑州縣史作外黃濟陽大事記作黃齊陽說

又見秦策宿胥虛頓丘並見秦魏策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

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

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補曰一本作寫

蓋古象字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

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

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元作齊恐天

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補曰一本作王姚同

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

三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

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補曰藺離石見前

註石字三本同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

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補曰鄧曰寡人

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正曰正義云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蓋均

也塞黽隘補曰見楚策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

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困於

重分曰雕木而
又曰前說正告
此乃詭告也

吳鼎曰蘇代約
燕王不朝秦言
秦之行暴以威
恐喝諸侯以事
秦以詐欺詒諸
侯以成其攻取
自秦之行暴正
告天下起其下
告楚告韓告魏
之言此以威恐

喝諸侯以事秦也造燕者以膠東而下所以繳前秦欲攻安邑以下之語此以詐欺詔告諸侯以成其攻取之計也秦村如此其大素又行暴之甚此言秦用詐力洞燭其情

馮觀曰適燕以下五句所以繳前欲攻安邑以下之語

林中

補曰見魏策

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

膠東國故齊國項紀

註即

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

元作

公子

延

秦子正

因犀首攻趙

補曰一本首下有屬行而三字史姚同索隱云

謂連兵相屬也

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

則以葉蔡委於魏

補曰馬陵葉蔡並見前史離石作譙石馬陵作陽馬索隱

云並趙地名

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

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

嬴謂勝舅謂穰侯

適

燕者曰以膠東

適謫同補曰適即上所謂因以為罪者

適趙者曰

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

以秦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

補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

也用兵如刺蜚

集韻蟲名喻易也補曰蜚匪微反又上去二音一本刺繡姚註

云錢本添入蜚字

母不能知

補曰一本知作制姚同

舅不能約龍

賈之戰

魏襄五年秦拔我龍賈軍補曰此據世家年表在二年大事記從年表云魏惠

王後岸門之戰封陵之戰

魏哀十六年秦敗我封陵恐岸亭在潁韓

註記岸門封陵亭名然則封陵亦屬潁川正曰哀當作襄封陵見封冀註補曰岸門之戰赧王

元年當韓宣惠王十九年

高商之戰

史不趙莊之戰趙肅侯

趙莊與秦戰死河西

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

者皆死秦之孤也

補曰死於秦者之孤

西河之外土雒之

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

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正曰西

河上雜魏地三川韓地言秦已得三晉之半也

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

之秦者

補曰之下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

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

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

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代傳有在伐齊

事後彪謂秦之

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而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彪故曰秦

橫之成天幸也

補曰文甚明快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

恢曰使除患無至

除之使不至

易於救患伍子胥宮

之奇不用

此除患者

燭之武

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伏

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圖

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隣隣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乃還

張孟談

皆救患者

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者

謂救患者

補曰一本遺作道下

而無

元作先使除患無至者

今與

補曰一本作予姚同

以百金送公也

公謂楚使不如以言

公聽吾言而說趙王

文惠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

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救以霸今王之

陸深曰蘇代諸事此深穩動

田藝蘅曰代厲皆以壽死亦豈天幸哉

唐順之曰乘人之危者不詳况人之議其後平吳越之事千古之龜鑑也

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

兵乘元作承正曰此書乘承通後昌國君章有王之西是使弱趙居

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

之熟計之也使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

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恢也恢蓋趙之仕魏而為燕者為燕亦

所以為魏也正曰無據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

過易水蚌方出曝蚌麤也而鵲啄其肉鵲知天蚌將雨鳥

合而箝其喙箝箝也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

有死蚌蚌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

死鵲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補曰姚註謠語

諺詩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即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即見蚌脯此則叶韻然不聞

蚌鵲得雨則解也陸農師讀兩作兩兩謂開口恐別有據愚按韻補蚌叶彼五反鵲知將雨兩

即解去爾○一本箝作相字通鵲音聿亦有衍音今趙且伐燕燕趙久

相攻以救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

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正曰燕惠武成皆與趙惠王相及此策時不可

考

戰國策譚椒卷第九上終

張洲曰自卡莊刺虎之說出而後世遞相祖述或為田父之說或為蚌鵲之說皆深中事宜使人憮然

歐大任曰重出之

戰國策譚椒卷第九下

燕輿地見前

惠王

昭王子元年報王三十七年癸未按索隱云名樂資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

傳云并合趙楚韓魏

燕之兵補曰正義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

而攻齊下七十餘城

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

聊莒即墨補曰毅傳唯莒即墨未下

燕世家云聊莒即墨未下蓋因燕將守聊城不下之事而誤說見齊策

而燕昭王

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

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

補曰史趙封毅以觀津號

司馬遷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惠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蘇軾曰論者以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便昭王尚在反間未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

望諸君索隱云望諸澤名齊田單詐騎劫卒敗

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

毅乘元作承燕之救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

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

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

亡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

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

露於外暴暴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

與寡人有隙元作却隙不合也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

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

之意乎補曰自先王舉國止此一節恐當在後

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

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

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

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荷故不敢

為辯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

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而又不

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白猶故敢以書對

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于外此亦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于外當時雖大公穰直不能無敗矣樓昉曰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李塗曰樂毅答燕惠王書諸葛亮出師表不必言忠讀之可想見其忠李公伯陳情表不必言孝讀之可想見其孝杜子美之詩黃魯直

之文亦然鄒守益曰毅此一書自陳其功罪意思委曲而詞氣謙遜實得奏書之体李者孰讀而行文自無曝率簡略之患矣楊慎曰樂毅報君書善矣惠王書亦自委曲懇至足以飾前非而動衆志林希元曰看他自叙當日君臣真有劉焉魚水之歡其一念不背嗣君中山放麋之相要莫之過而肝腸畢露詞氣溫厚讀之使人群疑盡釋萬恨俱消可謂

有德之言矣戰國之士如樂毅豈可以孫龐吳田之徒視之哉沐希元曰古人告君自伊訓說命及孔孟下至戰國之蘇張皆是對面立談無以書者寓書論事首見于鄒子崖晉叔向蓋由越國然猶與其臣未與其君也越國寓書於君始於樂毅自後若秦李斯漢鄒陽咸祖為之皆是弗獲而君不得已以書通至枚乘賈誼輩雖不越國獲面於君皆以書通矣夏矣玄曰觀毅

上善其殆庶幾合道以化始終者與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王仰望風聲教誠不易得哉許應元曰毅書情至委曲通達慨痛深明不得已之意賈誼文道蓋出於毅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
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
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
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
魏王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故上言毅自魏往見王正曰毅傳毅為魏昭王使燕
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正義云假魏節使燕而以身得察於
燕補曰毅傳趙人因沙丘之亂適魏至燕故大事記附見於燕昭王十七年先王過
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
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亞次也臣自以為奉令承

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

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

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

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

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元作勁補曰於結趙

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

宋時皆趙若許許約楚趙宋盡力宋雖已舉其

屬齊曰一本約楚魏宋盡力姚同史云四國攻之齊

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

歸有光曰三代之後師行有大義之名者唯樂毅近之而不免於虜獲之失比其自陳而猶以為五伯之功是其短也

臣於趙顧反命河顧而反起兵隨而攻齊以天

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

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

驅至國齊王閔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

車甲珍器盡收入燕補曰此數語大呂陳於元

英大呂律均元英燕樂名正曰索隱故鼎反乎

曆室故鼎齊所得燕鼎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曆之室正曰曆史作磨周禮遂師抱磨音歷又史表磨侯漢表作曆古字通用說見秦策正義引括地志云元英曆室燕二宮名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古鼎今註本無齊器

設於寧臺燕薊幽州國植薊丘之植薊職之屬植於汶

汶水出泰山萊蕪原竹田曰篁言燕以齊為塞正曰索隱云薊丘燕所都言燕薊丘之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非此之謂此言燕薊丘之所植移植於汶上之竹田索隱云亦然樓昉集古今文以毅書為首有策問云夷門之植植為燕雲蓋用毅語也愚謂左氏以太宮之椽歸為盧門

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于其志補曰一本以為愜于志以臣為不頓命頓猶故裂地而封之補曰

謂封昌國君也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

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

童份曰兩言可幸無罪其詞雖謙而意難奪

童份曰言先王功大隱然以自明

何孟春曰此與未乾薦稱之累已操入室之戈者厚薄為何如也

董份曰乃至棄群臣之日等語見先王之政可以世守不宜初死而遂背之易將更令以自取敗也又曰慎庶孽者見不宜信左右言胡隸者見大將老臣不宜輕馮觀曰以閻閻北燕昭王以夫差北惠王此段援引甚切而詞法蒼練引子胥段悽婉感測所謂長歌之悲勝於痛哭

應元曰為忠言胸臆于載下泣

陳仁子曰世稱毅曰王佐以今觀之特詭詐之工而已毅恃材以驕列國而不狗節以全大義知去國不潔其名獨不知忠臣不事二君乎東澗曰反覆背物之世而有如毅者可不謂賢哉觀其言數奉教于君子則所孝必有自來矣

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

蚤知先見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

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伯歲之蓄積通大數

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

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

之亂昭王能預順之施及萌隸萌眠皆可以教於後世臣

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

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

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鴟夷搃名馬草為其形以

歛骸骨正曰史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云取馬革為鴟夷搃形故吳王夫

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

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補曰史不化索

隱云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全功以明

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離麗也猶遭正

日離罹通遭也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

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補曰正義曰不說忠臣之

去國不潔其名毀其君而自潔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

張洲曰翩然去國不顧嗣君之命在毅似為忘前王之顧託此所謂不潔其名也毅知返而必誅且墮嗣君之今名則寧使忍薄之罪在也而不忍以殘暴之惡歸君此毅所謂奉教於君子者也

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傳有補曰大事記延平陳

氏曰樂毅之下齊也止侵畧寬賦歛除暴令修舊政求逸民顯而禮之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蠲之墓凡可以悅其民者無不為之此孟子所以教齊者齊王不能用之於燕而樂毅能用之於齊○呂子讀書記曰樂毅伐齊云云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推此言則世之論毅者豈其然乎○朱子曰樂毅亦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又曰毅初合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潛王之暴故一舉下齊七十餘城潛王死人心之怒已解恐三國分功故急遣之以燕之力亦止於此况田單忠義死節堅守二城自不可攻非不欲取益力不能耳毅在當時亦恣意虜掠正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爾○愚謂樂毅

之伐齊取寶器燒宮室見於田齊燕世家毅傳國策皆然徵以毅之自言蓋誣矣陳以首以止侵掠為美似未察其實也齊以燕伐燕燕以齊伐齊孟子所以教齊王者毅實違之是尚為能用之乎雖有寬政除暴反賦禮賢數端不足以揜其罪也故愚著朱子說併記呂子他日之論以見其不滿於毅如此而取陳氏者特一時之見未為定論也

張丑為質於燕

正曰丑見齊韓魏中山等策與楚威王田嬰公仲張儀相涉恐

非惠王之世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

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

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

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

唐順之曰丑之得罪未可知要必有人以譖之或直得罪於王其曰王欲得其珠寶蓋謬說以脫耳境吏甚愚

王祖嫡曰巧甚
可發一笑

黃震曰按今王
喜方自救不暇
反用栗腹敗趙
以自敗其從豈
必丹軻之謀而
後燕滅哉

中其衡曰以前
此篇大不

平蓋曰燕王以
不用樂間致使
入趙其過本自
不容掩此書首
尾略見自罪然
其大意專在責
間自責者特為
責間發端耳何
以使間之終不
怨也

馮觀曰不能用
而使之去燕王
為不肖也去燕
以招王之過間
為未厚也一篇
俱是自論不肖
之罪明間失厚

剗子腹剗判也及補曰姚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

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

而放之補曰韓非子記子胥語楚邊候同此

王喜惠王曾孫元年赧王五十三年未按喜失國無謚故稱今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

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

伐也王乃召召國君樂間後燕王復以其子樂

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

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

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

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

四十萬攻鄆使慶秦補曰史作卿秦一本標後語作慶奉以二十

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鄆使樂乘

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

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

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

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願而君不肯

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

之非
唐順之曰此書
怨而不怒有先
王之遺風焉惜
其闡於用計以
敗國也

馮觀曰雖然至
未為盡厚也一
段直責問去燕
之罪
又曰只把微出
明怨一意辯難
攻擊到底樂問
亦自不能逃其
失厚之罪

許應元曰至此
處委曲温厚該
本人情揆彼量
已極得書意

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

望有非則君掩蓋之有非而蔽覆之不虞君之

明罪之也虞猶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

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

聞君微出明怨言間雖無出之趙以明以棄寡

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

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補

此當有也字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

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

之過非君孰元作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

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

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行有失而

故惠用行與我不合反惠愛任用之今使寡人

任不肖之罪任猶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

之也擇其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補曰一本此

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補曰惡室不能

相和出語隣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

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

歸有光曰霍然
可思彼棄明智
者信有罪矣見
此而不幡然思
歸者非人情也

楊慎曰文章固
能達意亦能飾
意燕王遺樂間
書本是怨間責
間然詞氣委婉
讀者不查其有
怨責非以其文
之故耶

許應元曰反覆
稱仁智厚薄怨
絕之意以深責
間之昧於此道

唐順之曰此書
意婉而切文法
而葩足稱佳絕

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
不內蓋寡人蓋一作蓋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

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

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也本欲以

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

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

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

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

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

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補曰此論語所記便不及柳下惠不

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

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

下語曰論不修心凡有修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者不然補曰修字必有誤

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猶棄也簡棄

大功者輟也輟止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

怨而累之宜在遠者疎遠之臣可爾不望之乎君也今

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

復以教寡人意君曰意度其然余且慝心待之以不善之心

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

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間量我也唯君圖

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

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彪謂過而不改然後為過燕王喜過在於

復諫伎趙其於間未見其有可絕之處而能悔如此禮不云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何間

絕之深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婉轉屈曲天下之偉文也正曰責其出奔以明怨薄已而揚過

悔艾懲創之意少未見其果可以釋憾而反國也補曰新序以此為燕惠王遺樂毅書考之毅

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章燕王使人讓毅且

謝之曰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策以此為樂間答書而未云間乘怨不用其計於乘

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

虜慶秦樂間則是間為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

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

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

之使樂乘伐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

舛故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說為是云

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合也迎燕王聞之使人賀

秦王始皇吏者過趙趙王悼襄繫之使者曰秦趙為

一而天下服矣燕元作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

秦也言燕先時服趙者以秦與趙合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

趙有隙秦趙有隙補曰一本並天下必不服而

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

陸家曰秦趙伐燕而謬稱秦兵趙然後可以賀秦秦恃其強大而直云燕無道吾使趙有之辭氣一何悖也

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也燕王竊聞秦兵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隣為秦北下曲陽為燕下曲陽屬鉅鹿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報也言數為秦敗不能報而勝之猶反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此并謂燕趙同力必不復受命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此十九年

張居正曰一篇中如田光荆軻樊於期高漸離皆激烈士何其巧相值也

田藝衡曰此篇當細玩之方見其精密陸穩曰此與聶政傳並載史記文法奇偉雖馬遷亦不能措一辭也董份曰鞠武可謂知害而丹不納宜速禍也

許應元曰客之定容之何其弱耶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補曰一本鞠作鞠下同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傳言秦秦遇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切擊也說難龍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太子曰有補曰一本批作排姚云曾錢作此字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請太子入息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補曰姚太傅本容之

鞠武諫曰不可夫秦始之暴而積怨於燕其怨

歸足為寒心補曰凡人寒甚則又况聞樊將軍

之在乎是謂元作委肉當餓虎之蹊蹊徑禍必

不振矣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

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

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

傳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湏臾言已憂

且死須臾且非獨於死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

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

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

命止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

其智深而慮沉沉猶深補曰一本其可與之謀

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

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

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不

之背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

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

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

張洲曰約三晉連齊楚講匈奴是合從之遺意可以緩亡不可以林亡然至此時雖有智勇亦難為功後無幸矣曠日弥久猶有國焉一憤之不勝而日暮不保丹為欲存國或直自快耳

蘇轍曰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况不能哉

王安石曰荆軻
秦於燕太子丹
此人者汗隱困
約之時自貴其
身不妄顧知亦
曰有待焉彼挾
道德以時世有
何如哉

按烈士傳云
燕丹使光往
候荆軻甚醉
唾其耳中軻
竟曰此出口
入耳言之必
大事也則往
見光按此叙
語言并見叙
事

陸深曰作文至
申說為難唯古
人能之後世不
免為贅語矣汪
子文內尤多申
言讀之祇有味
而不見其贅此
古人所以不可
及也

高儀曰其死非
為泄實欲免軻
便死之耳

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
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太子所善
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
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補曰一本即趨太子送
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
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補曰正義曰俛
先生曰：諾。音俯按俛即俯偻行見荆軻。敬貌
禮一命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
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

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不自

於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

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補曰一本不使

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

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

非節俠士也。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欲自

殺以激荆軻。言其死非為泄欲曰：願足下急過

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

子，言曰：光已死，致光之言。補曰一本此四字作

明不言也。姚同史同

司馬遷曰世言
荆軻其稱太子
丹之命天雨粟
馬生角也大過
文言荆軻傷秦
王皆非也雖公
孫季功董生與
夏無且游具知
其事為余道之
如是然荆軻事
或不成然立意
較然不欺其志
名垂後世豈妄
也哉

何孟春曰秦虎
狼之國燕太子
丹所使荆軻乃
欲為曹沫劫齊
桓之事不可則
因而刺殺之豈
不謬哉昭王嘗
仇齊矣樂毅嘗
為燕用矣丹不
知效法先王之
禮上天而軻非
其人也函于期
之首為使秦之
資是燕仇未報
而先為秦報仇
也軻之事成不
足賢也燕之患
固在也矧事不
成而累丹以子
義乃墜燕之社
稷耶

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膝行不立流涕有

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

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

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

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

棄其孤也。補曰索隱云無父曰孤時燕王尚在

也又劉向日燕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

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補曰荀子註

下之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秦十七年盡納

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

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補曰一本支

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

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

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

利。闕言示之以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

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

桓公。則大善矣。脫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

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

茅坤曰燕太子之計拙矣而謀荆軻軻無一言為太子謀固知軻非國士也顧齊舞陽一笑稍有志士輕生之風耳

王鏊曰燕丹厚事荆軻而軻未有行意知秦之未易圖也使深以秦之暴不宜橫挑其鋒曉太子而止其憤豈不明智之士哉

楊士奇曰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人秦之詐誠天下之信者非軻乎

得合從。其償補曰一本此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棄性命猶言不知死所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收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畧經畧之。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

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亭，註引此補曰：正義云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劉向別錄去督亢膏腴之地，蓋欲獻之故。畫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名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

董份曰欲輕易得之一頭其發語如是不容人不刻骨而伏劍也

揚一奇曰不為萬全必勝之計徒為匹夫投死之機謀壯士一去不復還宜也

茅坤曰周軻請樊於期頭一節愚竊謂非人情也當時必軻與太子陰取之好事者飾奇而戰國慕俠節者為之也

董份曰叙七首縷縷亦借荆軻之虛發也

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

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

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

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

期乃前曰奈何補曰一本為軻曰願得將軍之

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

袖右手搤其胷搤刺也知鳩反補曰搤一作抗

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

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腐者痛之極補曰勇者奮

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

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七

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補曰索隱云徐姓取之

百金使工以藥淬之淬當從火堅刀刃也若淬

以試人血濡縷沽濡衣人無不立死者

乃為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

戰國策卷九

乃為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

戰國策卷九

戰國策卷九

董份曰以十三歲之童子輔行卿亦疎矣

按卿既欲有所待矣丹乃強之使行而卿亦竟從其強鹵莽如是安得不取敗哉

張洲曰軻欲留待其客竟不知其客何人後人謂使軻與其客偕往未必無成愚以謂軻之劫秦極為輕率即令得客其舉動亦止此耳

王守仁曰白衣冠送之期以必死易水之歌志在不還雖復悲壯要有怨其強行意
黃震曰荆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抗慨輕生至今讀易水之歌使人悲惋董份曰觀此景象千載猶令人悲憤
陸德曰悲歌抗慨讀之亦自流涕

三殺人人不敢犗元作悟犗逆也視乃令秦武陽為副

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

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

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

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

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

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

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祖行祭補曰詩毛傳

祖而舍軻飲酒於其側曰錢疏軻謂祭道路之神封上為山象伏牲其上既祭處者錢之飲畢

乘車轡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

之聲地形訓云變徵為商蓋悲音補曰應劭云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按劉

子云荆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士皆垂淚涕

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

今不復還復為羽聲其音愴愴壯士不得志也補曰一本愴慨

士皆瞑目髮盡上衝冠於是

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

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補曰中庶

嘉為先言於秦王曰補曰中庶子說見前

戰國策卷九

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震同不敢與兵以逆

軍吏補曰一本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

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

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

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

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小行人以九

儀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臨軒

爾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愚按見燕使者咸

漢漢書大行設九賓恐即秦儀也

陽宮補曰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南

南故曰咸陽自始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

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升高秦武陽色變

振恐群臣恠之荆軻顧笑武陽顧武陽前為謝

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懼懼願

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

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祭圖圖窮而

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

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搃

許應元曰武陽在燕殺人不敢悟視才入秦便色變震恐謀國事而遺無知小兒不亡何待田藝蘅曰已以穉為天子矣

茅坤曰一時倉卒之變模寫殆盡

張居正曰長搃長引也

唐順之曰策稱徐夫人七首天下之利刃也使荆軻已得逞矣未至身而竟天也

蘇轍曰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之心聞者快之妻以盜賊乘人土不意法不可長也陸深曰叙事如畫

按琴操載秦王為荆軻所劫王曰願聽鼓琴而死干是美人鼓曰

三尺屏風可超而越三尺之袖可割面絕於時秦王如言而得脫子謂荆軻得近秦王王死久矣顧暇聽琴即策不取亦有據王整白至此猶舍笑入死地壯哉董份曰方漕沫之劫桓公桓公亦欲背之矣以仲諫而止然若秦之狼詐其誓約而况激之怨怒雖立劫之彼其得解而

其室搽把持也與操同晉人多然扣室劔鞘補曰索隱云古者帶劔上長拔之不出室欲

王推之於背今前短時惶急惶恐也堅在室牢也劔堅故

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驚

愕愕相遇也卒起不意卒猝同盡失其度而秦去

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

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

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

以手共搏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

藥囊提荆軻提擣也補曰且即于反提姪帝秦反史提文帝提吳太子語同此

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

劔王負劔遂技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

引其匕首以提衍擣字本秦王不中中柱秦王

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

踞以罵踞坐展兩足而箕補曰既斷左股何云展兩足曰事所以不成

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復地契以報太子也

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

群臣及當坐者罪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

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

誅朝滅燕必矣
 軻之愚如此與
 丹同殞宜也
 司馬光曰燕丹
 不勝一朝之忿
 以犯虎狼之秦
 輕慮淺謀挑怨
 速禍使召公之
 廟不祀忽諸罪
 孰大焉而論者
 或謂之賢豈不
 謬哉
 茅坤曰末復附
 高漸離一着以
 為曲終之奏
 楊維禎曰先王
 築臺居隗以招
 天下之賢者至
 而齊之仇以復
 此後世之所法
 也丹報秦仇不
 忍先王而法嚴
 仲子不陋甚哉
 况樊將軍得罪

入燕丹既舍之
 不能庇之卒使
 軻函其首以為
 見秦之媒是燕
 未報而先為秦
 報仇也嗚呼軻
 之負丹不足恤
 也而負於期者
 義士于載之痛
 也喜走遼東斬
 丹首以獻於秦
 勢不得為父子
 尚復誰答耶
 王應麟曰七國
 齊魏趙韓皆大
 夫篡楚為黃秦
 為呂惟燕為舊
 國召公之澤遠
 矣惠王不用樂
 毅太子丹乃用
 荆軻其能國乎
 張居正曰軻之
 有高漸離即聶
 政之有姊皆天

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
 而拔燕薊城並此二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
 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
 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
 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二十五年而虜燕王喜秦
 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
 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刺客傳
 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憤輕亡其國其謀悖矣夫
 以一夫行劫刺於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
 中而欲從容質責使悉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
 持七首之所可待鞠武初謀似矣太子不用不

能力爭妾婦之明也數士之死燕國之二皆武
 實為之荆軻之事甚似曹劇其所不可者劇發
 憤於一朝而軻畜謀於積歲且白衣祖送者滿
 路其不洩露而先敗抑已幸矣軻不足道也厥
 後留侯亦袖推竊發此其人豈愚哉蓋積志仇
 秦不知所不可使其不逢漢帝則亦死以為期
 不能一日而忘秦也豫子高漸離張留侯三人
 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行也唯軻於此則無處
 焉補曰胡氏謂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騎
 萬乘之眾揮推奮擊既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
 能得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畧之妙固已視
 呂政如且中免何敗獲之憂鮑以三人並論愚
 謂三人報仇之志則同以智畧言之則異胡說
 當矣○朱子曰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
 此可以見秦政之無道燕丹之淺謀而天下之
 勢已至於此雖聖賢復生亦未知其何以安之
 也

戰國策譚柳卷第九下 終

戰國策譚柳卷第十上

宋

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潁昌壽張補曰漢志壽張下有今之睢陽四

字

○按沛今徐州沛縣梁今碭山縣楚今

淮安府山陽今山陽縣濟陰今曹州東平

今衮州府東平縣東郡今開州滑縣潁昌

今河南許州壽張今東平州縣睢陽今歸

德府

景公

嗣元公元年恭王四年乙酉補曰史年表景公名頭曼漢書古今人

表作堯欒及豕師春作繇頭曼堯欒音

讀固相混若繇則豈先二名而後一之

者邪黃伯思考辨祕閣古器有宋公繇

鍊鼎與汲冢合因知異書有不可廢者

謾記

于此

公輸般魯之巧人補曰高注公輸般魯班之為號也它書或作班古字通漢書班師

楚設機天地疏機關也雲梯之屬補曰高注云機械雲梯之屬也索隱云械者飛梯撞

車飛石車弩之具將以攻宋墨子宋人名翟聞之百舍重繭

百里一舍補曰此據高注下有重繭累眠也一句又莊子百舍注百日止宿也按繭即斫字吉

典反增韻謂足眠起如繭眠音支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

聞子善吾欲藉子殺王正曰一本三殺王並作殺臣云人臣並而

鄰反集韻云唐武后字作公輸般曰吾義固不

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梯之高將以攻宋宋

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

許應元曰義不殺王與義無當太似突然作殺臣亦非戰國時安得用武氏字也作殺臣近之相近悞也以殺王為殺少尤無

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見翟於王

墨子見楚王非昭即惠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

軒車有雕飾者正曰鄰有救輿而欲竊之舍其

錦繡鄰有袒褐豎使之衣補曰一本袒褐姚本

一作短方云貨殖傳用袒字董彥遠洪慶善皆辨古無短褐字按袒褐字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平張衡傳凡六見班彪論漢書作袒文選

則用丁管切是唐儒兩用之故少陵以長纓短褐為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語皆傳寫之

訛今按國策短一作袒史士不得短少陵以長纓短褐為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語皆傳

寫之訛今按國策短一作袒史安不得短褐司馬貞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字韋昭云當作袒

襦也又淮南子巫馬期纓衣短褐而高誘無說

未必皆傳寫之訛柳子厚亦嘗用之安而欲竊知韓公之必不然乎兩存以俟知者

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

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疾猶癘墨子曰荆之地方

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

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

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鮒魚之小者正曰爾雅翼鮒鱖也今

作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榿楠

豫章大小凡五正曰高注皆大木也補曰榿楠

捕即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袒褐也臣元作惡

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

攻宋彪謂翟之說美矣然此時諸侯固有竊疾

強吞弱大并小直患其力不給爾豈為若

說止攻哉意者墨守之嚴輸般服病焉假此說

以縮兵則有之彼楚國非止足而無有竊疾者

也補曰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

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

之守固有餘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

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

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

田藝衡曰以楚攻宋何說喻能止之

許應元曰後世攻石田論本此

相去十一年檀弓季康子母死般請以機封則般亦與孔子相及大事記云楊墨之說肆行於天下必在春秋後蓋異端之說非王教盡廢不能興也

薛應旂曰謬親

趙以解於趙謬

攻趙以解於梁

宋亦巧於為計

者

林夢鶴曰當時

宋有不忍者

梁王襄正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

於趙王武靈正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

救邑救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扶謂助之

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救邑

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補曰一本不足如梁高注如當也

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補曰高

兼宋故宋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

宋不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城以應梁

聽梁補曰姚本註臣字曾

本自此至卷尾皆作惠

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

城而已攻之不力使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

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

矣趙王亦曰補曰一本趙王宋人止於此矣故

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

而實有所歸君偃宜無此善以在犀首伐黃下

田藝衡曰此策前已見之同意

歸有光曰寂寥短淺不足以傳

當元王七年鮑以此次之景公繆甚

謂大尹

宋卿正曰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得與啓畜諸公宮於是云云六卿

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杜註近官有寵者鮑因大尹字遂傳會為景公時蓋無稽之言也

曰君日長矣

君宋君

自知政

言親國事

則公無事公不

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

后時與政

則公常用宋矣

見用於宋尹蓋太后之人正曰皆無考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

威

言救宋宋因賣

楚重以求講於齊

賣謂街鬻之

齊不聽蘇秦為宋謂

齊相曰不如與之

聽其講

以明宋之賣

元作資補曰一本作

田蕪蘅曰以楚視宋安得為兄弟張洲曰蘇秦之計是也才得楚之重而即以講於齊宋之反覆甚矣楚之救宋

徒以宋之睦也講於齊楚無怒

賣姚同

楚重於齊也楚怒

怒其背已而與齊講

必絕於宋而

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

蘇秦與剔成齊宣同時知非閔時正曰此

必非景公時

剔成

嗣辟公元年烈王七年壬子立正曰桓公大事記引蘇氏云按索隱

汲家紀年作桓公辟兵莊子曰桓公出前驅呼辟蒙人以為狂而史記作辟公

辟是名辟謚辟事必不爾史記蓋誤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

威

大說許救

甚勸

補曰勸力也

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

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

解縉曰齊楚兩
大勢必相制宋
之拔否非楚之
所患也况勞民
動衆取怨強敵
而遽大悅楚之
情可知已堅我
謂堅其拒齊之
心

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

我我堅而齊救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果

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此四章有蘇秦語得為君偃弒立怒隣宜不能

曲折如此故係之剔成然則孟子所稱者亦皆剔成也正曰此章時不可考缺之可也鮑妄為傳會至謂孟子所稱皆剔成孟子謂戴不勝子之王薛居州居王所王非偃而誰

君偃辟公子剔成君弟弒立元年顯王四十年癸巳正曰按世家剔成

四十年弟偃攻襲剔成敗奔齊自立為宋君故大事記書宋公剔成為弟偃所攻出奔齊偃自立

宋康衍康字王之時按史君偃在年表世家傳並不書謚正曰索隱云戰

國策呂氏春秋有雀生鵠集韻音欺今江東呼鵠為鴟正曰此

與爾雅鴟鵂註同文鴟音格鴟音忌鴟音欺按史記好射騏驎小鴈也音欺愚按策文云

小而生巨以雀生鴈言可也云見祥而不祥鵠鷓非祥也黃公紹韻會騏鵂並為一字音期者

非新序作鷓所載比策於城之陬陬隅使史占

文為祥今通鑑作鷓蓋言遜也補曰高注太史能辨吉凶之妖

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益言遜也補曰高注太史能辨吉凶之妖

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危行言遜太史有焉康王大喜於是滅滕

隱七年註在沛國公丘縣補曰大事記云杜氏世族譜滕為齊滅觀孟子所載滕定公文公則杜說誤策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

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

田汝成曰王偃
事不備策必不
全
錢福曰國之將
亡也則天必出
妖孽以警動之
而庸闇之主必
且以為禎祥而
恣其淫雷以速
成其敗亡之兆
朱康是已

張洲曰宋為無顏之寇而亡晉為無顏之哈而國大喪亂近服妖也且無顏之名豈美稱乎而施於元首悖矣

朱碩燻曰而字比有誤

下鬼神罵國老諫臣

元作

為無顏之寇

寇不覆額補曰

史王偃盛血以革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諸侯皆曰桀宋

示勇剖偃之背鏃朝涉之脛

鏃刻脛肱也

而國人大

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

侯其臣也

遂得而死

補曰世家云殺王偃年表正曰無稽云死於温温魏地新序得

下有

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補曰元高註云禍謂齊湣王與楚魏

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家語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凡

以小生大則國家必正而名益昌於是帝辛恃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

至殷國以亡又說苑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云云一段亦同愚按宋殷後也疑即此一事而記

者不
同

戰國策譚椒卷第十上

終

戰國策卷十

七

戰國策譚椒卷第十中

衛

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後文公徙楚丘濮陽是也○按東郡今兗

州魏郡今彰德府黎陽今大名府濬縣野王今懷慶府河內縣朝歌今衛輝府楚丘

今東昌府及兗州單縣成武縣曹州曹縣濮陽今山東東昌府濮州

靈公

襄公子元年景王三十年丁卯按史名元

衛靈公近癰疽

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彌子瑕

彌子瑕

補曰

靈公幸臣其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亦見孟子

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

左右復塗偵

衛人補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稍異云侏儒言假夢以見主道恐此

復塗偵字或侏儒之訛然彼以癰疽為雍鉏則誤也謂君曰昔日臣夢見

唐順之曰衛靈公在春秋時非戰國時也當時人猶渾厚婉約不似戰國習於傾巧詭秘此策蓋後之人偽為之

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

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

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

也一物不能救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煬炙燥也

補曰煬餘亮反莊子煬者避竈釋文炊也蓋炊而向竈者則後之人無從見

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

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元在

趙策正曰宜從舊說見趙策

悼公出公弟元年定王十四年癸酉正曰杜註悼公蒯賁庶弟公子黜史

許應元曰此豈色衰寵弛之時耶不然靈公非二人食不甘寢不寐而烏能以灶君一夢動兩嬖也

作黔二字並其淹反大事記周貞定王元年衛悼公元年解題引古史云左傳

出公復入八年悼公立事甚詳史記出公復入二十一年卒黜攻出公子自立

悼公五

年卒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正曰據左傳南文子相衛悼公悼公與智伯並時則犀首非公孫

衍矣司馬彪謂犀首為魏官以此策考之悼公元年當貞定王元年至威烈王二十三年三晉

始為諸侯時六十餘年是時已有犀首非魏官矣意嘗其為姓名或號說見秦策然則此犀首

者亦三晉之臣歟伐黃補曰舊註黃國名按策言黃不一處此未詳過衛使

人謂衛君此策以南文字與智伯同時知為悼公補曰左傳出公之入也奪南氏邑

杜註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與褚師比等逐公越臯如等將納公文子致衆而問曰彌牟二

唐順之曰江黃在春秋時已為楚所滅此蓋伐楚取黃非黃國也黃地今黃州府是

田汝成曰已將猶言即將注非李攀龍曰此虛聲也南文子辨之矣有襲入之心而先使人知之將無備乎歸有光曰鄰兵入郊而言一介以驗其行李亦非地主之禮田藝衡曰連用三是字又一法

有益云云遂立悼公南氏相之曰救邑之師過事在哀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

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

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已言

黃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斜文紛綬之屬十首為一緄補曰組屢見前

緄緄古本反說文帶也詩緄勝傳繩也皆與此不協鮑因高註黃金三百鎰以

隨使者南文子衛大夫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

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攻大名美內臨

其倫臨言以功處其上倫其輩類夫在中者國中惡臨議其

事議謂諧短之蒙大名蒙冒處挾成功坐御以侍中

之議坐且御言不營為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

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貌也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

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

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駒駮也四百壁補曰一本

白壁姚同衛君大說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

曰大國一權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

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

之禮補曰一本有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

唐順之曰智伯之厚賂衛蓋重幣以觀寡也衛無南文之智必且受而無備衛之亡也忽諸傅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智伯之賂不虞之賂也文子度之審已

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

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補曰說苑吳赤市使智氏及趙簡子以乘

辟土遺衛事相類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

太子顏為君子也顏太子名君謂智伯甚愛而有寵非有

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

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彪謂南文子衛之賢智人也慮無遺筭補

曰大事記貞定王十二年晉荀瑶襲衛解題曰失其年國語序藍臺之宴云還自衛姑載于此

未必果此年也戰國策云云並載此二年

嗣君平侯子元年顯王四十年丁酉按索隱名樂咨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三年正月年表世家拔魏蒲坂蒲坂在河

東非衛地世家衛嗣君時獨有濮陽按史秦昭王元年樗里子伐蒲索隱云樗里疾圍蒲不克

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云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此即子路作宰地胡衍謂樗

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為魏則

善為秦則不賴矣利賴猶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

也今蒲入於魏衛恐秦取蒲衛必折於魏往求援也

補曰一本蒲入於秦司馬貞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

魏亡西河之外秦惠六年正日秦惠八年魏納河西地後二年魏入上郡於秦

許應元曰兵貴伐謀南文子知此矣

張洲曰衛在戰國特弱小不敢與諸國鷹行而能自立於戰伐之日以其臣猶有明智之士也攻城而使他國有之且生患焉秦必不賴之矣

許應元曰使人
有疑人之心秦
之諸君大抵如
此胡衍劫樗里
之害秦善魏以
恐動樗里亦兵
法所謂攻瑕也

王七松口全以
利而行

陸燦曰使人事
人而不見答可
以見衛之輕於
當時然而不甚
被兵者幸不見
忌也

唐順之曰梧下
先生善言于優
孟滑稽之流

而河西濱而弗能補曰一本有復字姚同取者弱也今并

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

王昭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元作善補曰一本作善姚同

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

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戒告之以釋攻以德衛君樗

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

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

蒲守再拜因効金三百鎰元並作溢焉曰秦兵誠去

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

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補曰史樗里子

有傳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

先生蓋以所居為號補曰高註家有大梧樹許

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正曰曰

臣聞秦出入元作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修

之日久矣願王專元作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

諾客趨出客謂至郎門而反補曰姚註續作郭

中自開道於郎門之內門按韓非子使郎臣恐

愚恐郎即廊見秦策曰偶思念得之

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

過急多過猶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

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王問衛客曰梧下事王三

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彪謂

此一時氣俗無不沒於利者以先生稱於世其人不薄矣而以百金諾人為之行狡猾之計况

小子乎彼哉彼哉正曰此策時不可考何得附之嗣君

衛嗣君時胥靡有罪人蓋賢者也正曰此本高

知其賢此慕傳說之事而誤說者也衛君以金贖之者耻其失政廢刑爾觀其言可見補曰靡

忙皮反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顏曰連繫相隨而服役之猶今之囚徒莊子註以鐵鎖相連繫

正藝衛曰豈有賢者而先使之得罪又欲贖之哉

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衛地缺請亦贖

也群臣諫曰一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

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大小謂國教化喻於民三百

之城足以為治補曰三百或言家民無廉耻雖有十左

氏將何以用之彪謂衛君之言及此足以興起而不得霸豈輔之者無其人乎

以群臣之所諫知不及其君遠矣然享國四十餘年不受外兵則三百為治之言允蹈之者歟

正曰罪人而逃可謂無政矣割地以求胥靡可謂無謀矣其言雖善事則疾矣補曰韓非子有

畧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皆衛人正曰古人以且名者皆子余

歸有光曰賢者得罪古今多矣始不知而罪之終知而贖之猶未病也越石父豈非賢乎而得罪而晏子贖之則晏子非也許應元曰魏君之言君人之言也衛以最弱界在強戰之世而不亡者其賴是乎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皆衛人正曰古人以且名者皆子余

又如夏無且唐且龍且之類是也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

也使之教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

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凡有養於口體皆得言食補曰

食高麗疑人名所用者縹錯挈薄也二臣名群臣盡以為

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

補曰子謂君以下今教之以說君也君之所行

上言死之心異故言此可以動之天下者甚縹錯主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

以往者公孫氏衛國姓也故商君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正曰高註公孫

氏氏謂嗣君也商君說見秦策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

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子補

期嗣君縹錯挈薄之族皆逐之也彪謂嗣君賢君也富術稱

之貶矣蓋諫者之言多務為深切詭激之辭使嗣君不賢安能受其言而委之以二臣乎正曰

鮑誤釋胥靡之事遂以衛君為賢其實非也然能從順且之諫使制二子猶愈於迷復者也補

曰縹先結反挈女居反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

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皆言愛也拊尤愛之正曰高拊擊也車兩

傍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兩服馬皆車至門

勞笞也鮑以為借馬故曰愛者非是

扶人扶教送母母送婦者將曰滅竈將失火入

諸變曰衛之末世教有賢君猶用賢去佞魯衛蓋亟稱削而禮教不亡周公康叔之澤所流者長也

李元齡曰此言必有為而喻今不全

薛應旂口忠言
至計言之非時
鮮不為人所訕
比其事後皆驗
而後人悔其言
之不見用則已
晚矣曲突徙薪
無恩澤魚頭爛
額為上客古今
同弊此智士所
以振腕也

室見曰曰徒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
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

也初為婦而云然失之蚤也正曰此策時不可
考補曰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

告人曰云云與此相類

戰國策譚極卷第十

戰國策譚極卷第十下

中山

漢為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
若涇安國曲逆望都新市補曰索隱

云中山故鮮虞國姬姓也路史杜佑云常
山靈壽中山國有故城城中有山故號中

山漢中山王靖始移居盧奴大事記威烈
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又按左氏昭公

十二年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肥是冬晉
復伐鮮虞杜預云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

新市縣中山名始見定公四年晉合諸侯
召陵謀為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

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辯蔡侯則
是時勢也○按中山今保定真定二府盧

奴今永平府北平今保定府滿城縣新城
今保定府縣唐今保定府唐縣深澤今祁

州縣苦陘今真定府無極縣安國今順德
府曲逆今保定府完縣望都今慶都縣新

市今真定府
定州新樂縣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

之作羹致於樂羊樂食之古今稱之曰補樂羊

食其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羊為之求為殉

國之法也補
曰說見趙策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惠顯王三十五年王趙武靈

獨不王其後秦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王明年秦惠始王秦惠改元之七年宋偃始王故武靈八年書五國相王即秦七年也正曰大事記

周顯王四十六年韓燕中山皆稱王趙獨稱君其後亦稱王解題按戰國策犀首立五王高氏以為齊趙魏燕中山鮑氏以為秦韓燕宋中山

二家之說皆非也齊魏王已久秦之王出於張儀宋中山俱小國使宋是時稱王齊何為獨怒中山况偃之稱王又在慎靚之三年乎然則犀首所立五王其可考者韓燕趙中山其一則不可考也趙武靈王初稱君世家十一年書王召公子職於韓則是時已稱王矣七國惟楚僭王遠在春秋之世其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又顯王三十五年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徐

州以相王解題云齊魏之王以國策考之蓋在魏拔邯鄲之歲顯王十六年而秦紀今年又書齊魏為王未知孰是然策所載以得其實蓋魏以邯鄲之勝齊以桂陵之勝各僭稱王若今歲魏方衰弱齊亦未有大功何為驟稱王乎今年書相王者齊魏僭王已久至是共會諸侯欲其皆王以同已之僭也秦紀所書或者齊魏前此稱王於其國至此名號始通於諸侯乎又顯王四十四年秦初稱王解題云張儀之請也秦紀書魏君稱王衍一魏字愚按趙世家武靈王十

田藝衡曰并前策同看乃詳許應元曰中山與魏強弱懸殊也兵在近郊而殺其大將之子以快心計中山之不祀也宜哉

歸有光曰中山已滅而魏文封其子於中山此云中山蓋魏之附庸而亦僭稱王者故諸國羞之策并收為中山事大無別也田英衡曰前有張登

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今國人謂已曰君十一年始云王召公子職也然則云五國相王者謂五國皆稱王非謂在此年也鮑誤而中山後持持猶疑也

立之後而復疑正曰高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

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

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

在索王今所謀者救亡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

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

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

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

王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

魏廢其王而務附焉附趙魏也主廢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為趙

魏驅羊也補曰高註是君為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

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

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

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

難則所謂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

也今為廢之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

所以事齊

也今為廢之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

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

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

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已王補曰高註齊不欲與之同王則與如字

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憂齊廢之今召中山

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元作五下同國而益負海

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

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

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善以微計薦中山

之君久矣薦進也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

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

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元作之為王甚矣

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

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

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

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補曰一本作千姚同乘之國也

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屬代郡正曰正義引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

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

吳寬曰齊貪而無親其所策畫亦往往為人所背

許應亨曰張丑之計是也然中山之王與不王於齊何與哉天下之共主相與弁髦之而與秦爭帝笑何羞於王

薛應旂曰中山小國也齊雖至愚必不割一邑以攻一邑而勞費不與焉此亦張虛聲以恐喝中山耳

諸變曰中山屏然一邑也危亡之不暇計而區區欲與諸國並王豈不愚哉張登反覆小人也幸燕趙之扭於其說而聽之不然而中山者登也

中山相也補曰索隱云戰國策望諸作藍諸愚按燕策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索隱指為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

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侔名不憚

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

地倍謂背約補曰一本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

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

趙固輔中山固言輔之堅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

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閱而

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

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

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

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

中山首難也首為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

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

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

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

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

寡人不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正曰王發重使之至精齊王是以隘

之日隘亦不通也補王苟舉玉補趾以見寡人請

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

即佐王必遁燕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正日王苟舉趾與即佐王

之王指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

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

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

乎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齊以是辭來

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以積厚於燕

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

日取中山之利小滅國之罪大燕趙雖貪終不以平邑之賂助齊以攻中山即得中山燕趙何利焉雖無張登之計燕趙之兵必不出也

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

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

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

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彪謂張登臆則屢中言之必可行者

也雖其用智有裨闔風氣而文無害亦狡獪可喜非君子之所排也正曰裨闔狡獪豈非君子之所排者因其文之可喜而謂其術之無害悖矣

司馬喜中山臣補曰姚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

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

公孫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

日魯衛曰前有公孫弘

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

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補補曰恐

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人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

似欲中喜者故知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

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補曰太史公自序司馬氏其在衛者

相中山徐廣云名喜鄒陽書司馬喜贖於宋而相中山按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

見秦昭王一即此人與漢平津為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又一人也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陰姬名也田簡

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霍光傳注屬近也正曰詩耳屬于垣

許應元曰司馬喜為相必裁抑外家使有所不便故陰姬忌之又曰田簡司馬

喜私人也

史記注屬猶注也言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使屬耳中山之事

近至宜有報可因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

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

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與司馬

喜曰君弗與趙趙王武靈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

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

者也田簡自為取使取請為使也正曰自謂可

者多為與之善而得其心之義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陰簡可

以令趙勿請也簡請使耳實喜自使見下正曰此章以為語趙使下章以為司

田藝衡曰此事同前可并看之

鄭守益曰息之云也以夫人故欲已之重而賣之惡河勝誅哉

馬喜使說趙王此正記所傳陰姬與江姬爭為之異○兩可以為之為去聲

后司馬喜謂陰姬公也曰事成則有土得民

言公得封補曰一本子民姚同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

臣乎怪其不來謀陰姬公稽首首至地也曰誠如君言事

何可豫道者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司馬喜即奏書中山

王補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

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

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

商較之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武靈曰臣

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

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曰謠容貌顏色殊無

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

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

元作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

若其眉目准頰權衡准鼻頰鼻莖權輔骨當作

額也見孟子子蹙頰注蔡澤犀角偃月犀角首骨

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

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

王發曰里趙以美中山以聳動趙王使趙王有心求之心中王之亡若朝露矣

程敏政曰趙戶不欲耳欲之又何論后與姬哉
且墟其國掠其子女后寧得全耶

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隣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此兩章一事爾而曲折小差著書者自以所聞駁異

也然則此書之作亦至慎矣補曰司馬喜細以語趙王而脅君以行詐取寵視張儀於鄭袖其惡尤甚記者好夸何慎之有

主守仁曰李庇知中山之未可伐而主父之意未可遽回故設此以嘗之庶因此而戢兵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庇觀之李庇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

傾者却不御也與之同車皆所尊禮者補曰一本車下無者字姚同

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

君而朝士亦尊禮也

七十家主父

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庇曰不然舉士則民務

名不存本

本謂農業

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

皆不強力

也以賢者不耕戰故著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彪謂李庇小人也乃欲使

人君廢賢而置士夫賢者在位將使耕者愈力
戰士愈奮而誰敢惰懦且不賢而耕且戰民之
分也何敢與賢者並民惟不務名耳豈有務名
而不趨於善者乎若庇者小人之無忌憚者也
補曰韓非子有末云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嘗讀商君之言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民求
官爵不以農戰而巧言虛道者其國必削詩書
禮樂善修仁廉辨惠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敵
主必削下民必貧此商君所以遺禮義上首功
而富國強兵之術也武靈胡服騎射一反先王
之教其桀驁之志使卒不死而獲逞有以異於
秦乎李庇者窺見其所大欲故以舍士急耕戰
之說導之當時風聲氣習不約而合其悖繆固
不足辨也抑其所稱中山之事者殆未必然大
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大史屠柰謂周威公曰天
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
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
為夜以夜繼日男女淫亂國無別焉其主弗之

惡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其亡之故
可考矣使賢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
得至此乎

中山君

史不書
不名謚

饗都士大夫

霍光傳都士注都
試也此言已試而

饗

司馬子期

中山人後
為楚昭卿

在焉羊羨不遍司馬子

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

昭伐中山中山君亡

去

也國有二人翠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

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

壺飡臣父

下以與之
食小食

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

戎

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

將為

中山君喟然而仰

張洲曰中山以
壺飡得工趙盾
以壺飡免難士
固不在平日秦
養者也
沈懋李曰嗚呼
則足者之餓子

可以誠也
欺之哉

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其指物辭猶言施與當在厄時
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士二人

魏文侯欲殘中山殘謂滅之常莊談趙人謂趙相元作襄

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魏君

女其女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魏必不殘

其女之封

國策譚概卷第十下 終





